

(一) 東河部落賽夏族裡的泰雅織女—徐年枝

【訪談者基本資料】

姓名：潘秋榮

職稱：縣議員

訪談者簡介：苗栗縣議會第十七屆縣議員

前苗栗賽夏文物館館長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

【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問類別：文學家藝術家傳藝師耆老歲時祭儀

姓名：徐年枝

族名：(中文譯名) 朵細·古故

族別：賽夏族

性別：女

年齡：68

居住部落：苗栗縣東河部落

受訪者簡介：

徐年枝原非賽夏族人，她是嫁入賽夏族部落的泰雅媳婦。民國 83 年，屏東工作坊開設原住民編織技藝課程，徐年枝前往參與該項課程研習，在學成之後返鄉成立工作室。徐年枝原本學的是泰雅族編織，後來在鄉公所鼓勵下，轉而鑽研賽夏族編織，經過長時間努力與辛勤，最後在賽夏族編織裡闖出一片天。

作品列表：

【訪談基本資料】

訪談日期：2011 年 6 月 1 日

訪談地點：苗栗縣東河部落

訪談者：潘秋榮

受訪者：徐年枝

紀錄者：潘秋榮

【訪談說明】

訪談價值：

從事賽夏族織布服飾工藝之研發與製作，作品經多所博物館典藏。

訪談過程描述：

首先請徐年枝女士介紹其與風德輝先生相遇的過程，透過這樣的過程，了解不同族群通婚及結婚習俗，以及兩方族群的生活差異。然後即提到關於學習編織的過程，因為興趣的使然讓徐年枝女士得以持續鑽研編織。不過成立工作坊之

後，朝向學習賽夏織紋卻是痛苦的開始，但也因為徐年枝的不屈不撓，不僅教受賽夏族的編織，亦逐漸建立自我的知名度，而今才佔有一席之地。

### 【訪談內容】

訪談者：徐女士您好；是這樣子的，我們的訪問其實知道徐女士在賽夏族的織布以及跟織布方面的工藝品相當有成就；那我們從頭來談，我們知道徐女士是泰雅族人，我們也訪問過妳先生風德輝老師，他那時談到這婚姻有點害羞說的不清楚；希望妳說說你們認識的經過？

受訪者：很小時幾歲就認識了。

訪談者：妳那時候家是在哪裡？

受訪者：復興鄉三光裡面；走路到學校要一小時。

訪談者：所以從小妳就住在那邊？

受訪者：對。

訪談者：有沒有到過都市？

受訪者：沒有；我很怕平地人。

訪談者：妳結婚前有看過風老師嗎？

受訪者：沒有。

訪談者：沒有？

受訪者：他畢業的時候到那邊教書；我們家爸爸媽媽都是做農的，以前的人不喜歡讀書都會躲老師；老師來的時候我們都躲起來，所以他們來家庭訪問都看不到我們，每一家她們都走路去，走到我們這邊時就吃午飯啦；他們最怕沒有菜，我姊夫又是鄉民代表，不管警察啦、鄉公所的公務員平地人來都推給我姊夫；我姊夫是入贅的，我們有五個姊妹只有我姊夫是入贅的，所以有客人都會帶到家裡。

訪談者：所以當時妳也在那裡？

受訪者：沒有；我最怕老師，到三年級我才去讀，身體不好。

訪談者：那為什麼會結緣？

受訪者：他跟我姊夫很好，他們都是用日語溝通，很談得來；而且不管誰來，里長、還有會煮菜的人都會來幫忙、聊天、煮菜、殺雞，他剛好也到那邊吃午餐，結果聊一聊就跟我姊夫說有一個老師沒結婚，把妳的小姨子介紹給他，可是不可以給部落的人聽到，然後他也沒去幾次，第 16 天就訂婚了。

訪談者：從認識到訂婚 16 天？

受訪者：對啊；他也是被逼，我爸爸不肯，是我姊夫跟他很好，然後我姐姐說公務員很好，因為我身體不好，她說妳嫁給農人又要種田、又要曬穀、又要幹嘛的；妳嫁給公務員有固定工作有薪水也一樣是原住民，我爸爸很討厭外省人，因為以前我哥哥被抓去當日本兵跟外省人打過死掉；我爸

爸以為他是外省人剛開始很討厭，後來才知道他是原住民賽夏族才沒有反對。

訪談者：你們那邊稱賽夏族叫什麼？

受訪者：mabuyo

訪談者：也是一樣啦；所以妳是結婚才看到風老師喔？

受訪者：沒有；是家庭訪問我姊夫說來幫忙老師倒茶，然後發抖地在倒茶就趕快躲避就讓他們聊天；結果好像是鄰長傳到部落去，後來部落的人都說好，因為部落要打獵才有肉好吃；所以跟他要一條牛，他也說那我來回去問，可能他自己有女朋友。

訪談者：是喔；

受訪者：可是很多部落的人都會逼；他們要吃所以討豬討牛，就拿著我的照片回來問家裡人；他爸爸媽媽都很老了，也不會說日語，就帶他叔叔走路上來，他叔母說怎麼這麼遠，可是還很小耶；那就這樣訂婚好嗎？所以第16天就訂婚了。

訪談者：那是幾歲結婚？

受訪者：十七歲。

訪談者：十七歲以前一直都在那邊？

受訪者：嗯；小孩子工作跟老人家一起，小時候身體也不好啊。

訪談者：那16天就過來囉？

受訪者：沒有；是他們講好一兩個月後結婚才過來，我不知道結婚原來就是要賣給他；來這裡10天很不習慣，走八小時換車到南庄然後走路到向天湖，我找這個風老師太難，真的嫁這個風老師太累了，家裡又是沒有人的地方，又都是杉木真的很累。

訪談者：以前向天湖就是這樣。

受訪者：以前要從南庄走到向天湖8個多小時，怎麼還沒到？好像要到天上一樣。

訪談者：所以妳以前只會講泰雅語？

受訪者：對。

訪談者：那來這邊怎麼辦？

受訪者：來這邊第10天我們就去桃園，他要教書了。

訪談者：妳就留在這裡？

受訪者：沒有；帶去那邊半年六月才調回來，暑假才到向天湖去住，47年1月結婚，暑假就搬回來了，之後他去蓬萊一年，把我丟在向天湖跟老人家工作；那時很想自殺，叫我在那邊又沒有好吃、晚上又很怕，然後話又不通，都聽不懂在講什麼，他們叫我來聊天，我都蓋棉被哭勒；朱阿良的爸爸講話又很粗，風秀雄的媽媽講話又像小鳥，我的記憶好像都是動物在聊天。

訪談者：聽不懂啦。

受訪者：對啊；聽不懂，每一個人的聲音都不一樣，我在想這是甚麼地方？怎麼會跑到這裡來？我們的廁所都在外面又離房子很遠，那時候他在蓬萊，我會睡不著假裝上廁所跑到菜園偷偷的哭；很想跳下去自殺，因為這裡好像沒有我的容身之地一樣。

訪談者：多久才習慣生活？

受訪者：一直都不習慣；賽夏族以前會歧視泰雅族，去哪裡只要講話尾音有 bas 的音都是在講我，他又很喜歡帶我出去走；但我知道只要有 bas 的音我都會很難過，可是又沒有人可以講又沒有電話，寫信也要很久，沒有其他朋友。

訪談者：都沒有人其他泰雅族人嫁過來？

受訪者：都沒有啊。

訪談者：所以妳忍耐很久了？

受訪者：對啊；我本來很漂亮的白白胖胖的。

訪談者：現在也是啊。

受訪者：我一直都沒有回娘家；本身也沒有錢回娘家，到有小孩以後才回去；聲音也變了，沒吃什麼都在種田啊採茶的，要跑也沒有錢啊。

訪談者：就我所了解妳是光復後才受教育的，以前在家的時候是不是都要學些家事、農事、織布這些事情那個時候妳都會了嗎？

受訪者：不會；那個時候我會搓苧麻、紡紗織布沒有學；我媽媽很會織布，家中的一些布都是她織的，家裡也很整齊很乾淨，那時我很想學，結婚之前有教我一點，可是我小時候身體不好腳沒力，織的布都像鋸子一樣，被她罵還會拿棍子打我，她說：妳怎麼這麼笨；因為以前材料都是自己的，所以很珍惜，那些材料一點點斷掉我們也都要接；我們以前很會接苧麻，靠這個生活。

訪談者：都是苧麻？

受訪者：都是；自己種的，要搓苧麻，被她罵說怎麼這麼笨然後就沒學了。

訪談者：妳嫁過來的時候向天湖有種嗎？

受訪者：我看到向天湖有一點點；我婆婆有種，我們以前不是織布，苧麻做來賣。

訪談者：不是自己用的？

受訪者：不是；用苧麻換錢，我剛嫁過來有去幫忙做；做好就拿去賣。

訪談者：那後來結婚生小孩；為了養小孩就沒有辦法去織布？

受訪者：對啊；有四個，他調東河我才搬下來住在宿舍，那宿舍也是雞舍用掃把掃叫學生用水沖一下乾了就搬進去做床。

訪談者：那時候的學校宿舍。

受訪者：住宿舍以後就連續生四個小孩啦；都是去做工，颱風天也去都沒有在編織。

訪談者：以前都是為了生活啦。

受訪者：對阿；為了生活以前政府也沒有重視傳統文化。



訪談者：就妳的理解，妳那時候沒織布也沒有聽到附近有人做？

受訪者：住在下面的泰雅族有做；我們搬到東河鄉公所，為了三角湖的發展就要求我們家政班要織布，這裡是泰雅族比較會織；可是我沒有學，但很羨慕石壁班的都在織布，我們是去三角湖表演跳舞。

訪談者：那是多久的事情了？

受訪者：大概是民國六十幾年的事情；74 年左右我們賽夏歌舞團全國舞蹈比賽冠軍。

訪談者：你剛剛說旁邊泰雅族的會編織；那妳那邊的泰雅語跟這裡的泰雅語能通嗎？

受訪者：可以通；但音調不太一樣。

訪談者：所以基本上還可以溝通啦。

受訪者：可以溝通。

訪談者：在什麼時候妳下定決心要開始織布？

受訪者：其實織布是剛好有個修女。

訪談者：修女？

受訪者：嗯；他以前都是到國外的教會演講，她說台灣的名聲很不好，原住民沒有文化；她很傷心賣女兒、賣老婆的老公就靠老婆吃飯，也不去找工作，都被賣到國外。

訪談者：對；台灣有一段時間都是這樣。

受訪者：對阿；那時候民國八十幾年去上課，她跟省政府申請經費，然後放棄她修女的職業來幫我們保存傳統技藝；她說以前老人家怎麼可能沒有文化，小時候都會織布又有很多傳說故事，還有很多的傳統禁忌；她就開始招集，那時候 83 年，她要 35 歲以下的人，可是那時候我已經五十多歲了。

訪談者：超過了。

受訪者：超過了；我很想去但沒辦法，結果隔天要開班報名的人不踴躍，還有 30 個名額就叫我去，就趕快準備東西去上課；那時候我的年齡應該是最大，還好那時候南部人看起來跟我一樣都很平均；初級班是上傳統編織法，比較簡單，5 天的課程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結訓，星期六就回來。

訪談者：喔；最初就是從那邊開始的？

受訪者：對；從那邊開始，後來 84 年又上中級、高級班，各一個星期後就結束；我學習的時間很短，只有在課堂上學基本的之後都是靠自己摸索，我很有興趣，這樣隨便織一織好像很好玩可以配色、可以平織，後來會編的去台中技藝中心上師資培訓課程，一星期四天，可是結訓的時候要上台教，我又不不懂怎麼教？所以會怕；第一期還好有讓我們過關；他們說好啦！都有通過可以回去教了，之後我就開始教學校、還有部落有興趣的人。

訪談者：後來妳就自己成立一個工作室？

受訪者：工作室不是自己弄的，要感謝鄉公所；那時候我們去參加中華工藝展，鄉公所小姐叫我們準備跟石壁班一起參加，那時我做很多送過去後，也沒說要去哪邊展覽，結果我的東西都沒有過去；去鄉公所問都是石壁班的作品，那天早上石壁班的人才臨時說要我的作品；我很高興帶過去，結果還要相片與說明資料的東西，鄉公所的小姐打電話說再延兩個星期，之後我就趕快趕工織布；兩個星期後拿去，鄉公所小姐再幫我照相與寫規格資料說明，沒辦法我不懂只好請小姐幫忙，其他人都弄好好了，只有我當場還在整理，小姐說我們不要全部一起去展，我幫妳們申請自己設立一個工坊；因為不曉得要怎麼弄，我那時候很怕，結果鄉公所的小姐用石壁工作坊設立；我在東河就用瓦祿工作坊；還有一個用古優工作坊，成立三個工坊到台北去展，85 年去那邊成立的檢討會很開心喔；她說我會幫妳們，因為我只會織布，對這個不了解都是靠人家幫忙；86 年要申請資料也都送過去了，結果鄉公所的小姐死掉，後來一直開會，我想有也好沒有也好，他們說我嫁給賽夏的就做賽夏的東西，另外兩個嫁泰雅就做泰雅的東西，因為我懂得不多我不太喜歡，要怎麼走要怎麼做？他們說沒關係，我們會幫助妳們，每個月還有薪水；古優工坊的負責人一直很想要爭取，後來 86 年工坊有了補助，就開始整理工坊，從小小的平房整理；以前家裡一樓沒有辦法織，都到樓上去織布，後來覺得不可以在樓上，就開始把樓下的小房間打通當工坊，後來開始學織布機，但又不曉得只好用自己的錢去找老師來教，開工作坊後還是有很多不會，所以還是一直找老師學，到老師那邊買魚買菜兩天的時間都是利用晚上的時間學；之後也跟老師買了高機開始學著練習，開始做工坊時很緊張，自己甚麼都不懂便開始摸索，沒人教你怎麼去織布，自己要開始設計；很辛苦的一直在研究賽夏的圖騰，每天晚上都做到凌晨一點，因為有太多東西還不懂，白天又人來人往的根本沒有時間創作學習；又要教人又要顧遊客很辛苦，每天晚上九點吃完晚餐就開始整巾準備織布，每次風老師不准我做，兩個人都在吵架；以前每天早上四點我們都會走到南庄散步再買菜坐車回來，自從我織布後變他自己走，我都趁他出去時趕快整巾開始織布，然後看時間差不多要回來了，我就趕快收起來去煮飯；我很笨但是很有興趣織布，剛開工坊責任很重，又是賽夏的工作坊，我一定要把賽夏的東西做好，一開始客人來的時候，都被笑說賽夏的工作坊這麼可憐這麼小；賣衣服只有掛幾件衣服又沒標多少錢，我也不知道要賣多少錢？他就問妳做幾天？我說我做很久，這樣算又不划算所以後來就沒買，我是想為賽夏的工作坊名譽，就一直織、一直在家裡摸索；剛好風老師去台北八年，我那時盡量做，做到全身都貼滿了藥布又被人家笑，他們就說妳不要做了，做那麼辛苦做了這麼多東西，妳已經變殘障了；很多人都不要我做這個，還會被罵說我是泰雅族的不要

作賽夏族的工坊，我是泰雅的但我又嫁給賽夏的人，那要怎麼辦?我做事情都會被人家歧視。

訪談者：這個過程；是從 86 年成立工作室開始，講的是說要賽夏的東西但又沒有基礎、沒有老師、也沒有很了解賽夏文化，後來是怎樣變成現在的樣貌？

受訪者：我那時候看到隔壁有兩件賽夏的服裝；就開始用放大鏡研究看織法怎麼織卍字的圖騰，都從很小的開始練習，圖案現在我還留著，我自己畫得好像很大，但其實做起來不會；然後開始利用晚上風老師不在，一個人在那邊研究，其實真要有心的話會有老人家在教；不是拿妳的手教。

訪談者：在你的腦海中就出現了？

受訪者：在身後；我媽媽跟我姊姊都很會織，那時候很安靜，我好像有聽到有人在說『對；這個要這樣；穿過來這樣做』；大概是十一點到一點那個時候，不會累、也不想睡覺心裡一直有聲音在教我很小聲的『這樣……這樣……』；我也不懂，可是不知不覺有一點圖案出來，就知道原來是這樣做，我以前畫得很多圖案可是織起來都不對，在練習的時候都被我剪掉裱起來，練習過程很久，我也不喜歡工坊，壓力很大；要不是有招牌我也不想做。

訪談者：經過了這十幾年來，你的工坊有小小的規模也可以自己設計了；現在我知道賽夏文物館那邊有很多妳的作品，將來不管幾百年，東西就是會一直在那裏；妳覺得妳這樣做有對賽夏族付出貢獻嗎？還是說還不夠？

受訪者：以前因為我們有矮靈祭，所以剛開始只是很單純的想做矮靈祭的衣服；剛好原民會說要做布，就開始幫他們弄，像文物館的窗簾都是，可是這樣幫他們做布又沒有拿到全部的費用；飛機場那邊都有我的布，賣衣服的賣包包的都有，可是那時候不懂得珍惜，我做這麼多布都放在家裡，自己還要整理，放到二樓去後就開始剪一段一段拿出去；其實要是政府重視我的話，免費給你拿到文物館都可以，文物館是我先生爭取的，那時候的報紙都還留著；若重視，我的工坊的話贈送你們都可以，可是那幾年很難，我做的都被歧視；民國 90 年可能是政府沒經費，所以就把我給放棄了，我自己也不是很懂那些計畫要怎麼寫，靠別人寫的話又不行，我又只會做；有那些布以後，第一年做賽夏族的衣服是花自己的經費，因為他們都一直說我是泰雅族的，所以衣服做好送給老人家回饋給他們，送給長老一件長的還有一件短背心；送好幾次喔。

訪談者：現在說妳是泰雅族不是賽夏族，這樣的聲音應該很少了？

受訪者：現在沒有了；是以前剛開始，從 90 年我變成個人工作坊以後，我有回饋給老人家，以前要做什麼事情，有遊覽車來上面都有我的朋友，但就是不進來跑去別的地方，現在也不錯了，我還會織傳統的衣服，雖然過程很辛苦；也希望年輕的能來傳承下去。

訪談者：講到年輕族群；有一段時間你有收學生對不對？妳覺得這些學生學習的狀況好不好？

受訪者：以前有政府經費可以培養學生；可是那經費也不好拿，大概有十幾萬，每次都要很久才會下來，第一期的學生都不錯、很認真，老人家都很喜歡；第二期是年輕的也都不錯，可是也都結束了。

訪談者：那有傳承到嗎？

受訪者：有阿；現在有風順恩在做；她第一期在我這邊，所以人家說妳沒有傳承不行，現在順恩都已經有工坊啦；她還有自己的創作，他也很會去跑，我不會我只會做而已，還有一個高月英也來我這裡學，之後回去五峰也跟工坊合作當老師；她會開車所以到處教織布，可是現在身體也不好就在家帶孫子，有一段時間她都在鄉公所教。

訪談者：現在織布的材料變化也很大，以前材料苧麻都是種的；現在都用買的了。

受訪者：現在有人在賣苧麻，品質也比較好了；以前的苧麻不好織，很多棉絮會黏我還要做蠟，後來 90 個人工作坊她們一直鼓勵我，可以申請經費教學生，還好有通過也教了兩個學生；其中有個學生去比賽有得全縣服裝組第二名，二萬五千元的獎勵金。

訪談者：所以學生還是沒有白學還可以得獎。

受訪者：沒有白學啦；他很認真，她現在教會工作，喜歡有領薪水；做織布很辛苦，手不動都沒錢，我是還好有風老師養我，剛好我也有興趣教學生。

訪談者：現在工作坊雖然有商品的交易，但嚴格講起來還是不夠生活？

受訪者：以前我都跟我女兒到處賣作品；哪裡有活動我們三個月前就會接到電話，問我要不要去擺攤？去要賣、又要教、自己又要做，如果明天要去今天根本不用睡，因為要趕作品、還要設計做一些眼鏡袋、鉛筆盒還有印章袋等等很多東西，這樣子賣哪裡可以賺錢；我女兒以前是從台北每個星期都來幫忙，沒有薪水她也是幫我顧，後來我女兒講說『不要再做了也不要再賣了，這很辛苦，有些是賣出去有些是不見，妳有辦法存錢嗎？』，所以就不跑活動了，這個家是因為有工作坊的招牌，但也不是我的意願，是鄉公所幫我寫了很大的招牌；招牌弄麼大不做好像也不對，那時候弄工坊家裡有貸款，風老師又在台北，我跟我女兒把這個家拆掉裝修工坊，風老師回來一直罵；那時也有裂掉跟漏水，所以才弄，因為一直漏水，衣服都沒地方放了，我女兒說不要做這麼多，整理好有地方掛就好了；沒想到家裡做好我女兒也結婚了，有老公就把我丟掉，那時貸款好多，互助合作社每個月扣繳很多，又還有工程費，一個月差不多要支出六萬多，頭很痛；還好彰化文化局打電話問我有賽夏族的衣服嗎？聽到好高興一直說『有，但妳要來看喔』；她們來買走我收藏的，本來我說不賣，但最後還是賣給他們，這樣我的生活就剛好可以打過去了，還有花蓮師範學院打電話來說要兩套；再加上有一些遊客會來逛就又賣出去，有時候打不過來的時候就會叫我女兒幫忙，這樣才慢慢去

還；風老師回來一直罵我，他也不知道這個狀況，那些布我自己搬上搬下整理。

訪談者：所以做這工作很辛苦。

受訪者：很辛苦；我教學生真的很難教。

訪談者：所以妳的作品有在彰化、台南、花蓮、台中及文物館。

受訪者：也是靠你介紹的比較多；妳說要靠那些作品這樣子的話怎麼生活。

訪談者：是沒錯啦；但也暫時能夠貼補一下家用。

受訪者：也是啦。

訪談者：現在妳做的那些作品已經成為文物館的鎮館之寶。

受訪者：昨天也有一些東西送到日本的博物館；比向天湖那個作品再大一點。多多少少啦，若是太多的話我們也做不來。

訪談者：經濟效益也不夠。

受訪者：所以我沒有做大量的，就做一點給人家收藏用的；妳們也收藏很多啦。

訪談者：所以這好幾十年來；從跟風老師認識結婚，然後教養小孩一直到從事自己的興趣，回想起來都進行的很順利嗎？雖然也有一點波折但還算順利？

受訪者：還算啦；主要也要謝謝別人給我的肯定，沒有浪費我苦心去做的衣服，至少現在看來別人很喜歡我做的這些圖騰。

訪談者：現在看起來也有一些學生在做，其實收學生也不需要多，有心的一個兩個就夠了。

受訪者：對阿；學生其實不要多，多了反而麻煩，有些工坊說要 20 個學生，感覺好像有點浪費錢；要教他們又要顧他們的餐點，結業了也沒有繼續做下去，我們花了多少時間在教學生？哪有真正的學到；我覺得很浪費錢而且很亂，其實要教就要教有興趣的、有心來學習的人但也不要太多，就到兩個人這樣比較學得到東西。

訪談者：現在看起來老師的身體都還很健康，應該還會繼續下去？

受訪者：哪裡；十年前我很需要學生的時候，鄉公所又放棄我很傷心，那時候並不是說我很會，是希望有一個很有心的跟我一起互相研究學習；那時我又不學又沒有門路，現在有人來跟我學，我要教還要煮飯給他們還要給他們錢；那時候我說妳織完一批我給妳 500 元，那學生很會織但比較沒有心，喜歡喝”飲料”，吃飽了才下來開始，然後才織五批布，她爸爸生病了我又給她二萬五千去看病，之後我也跟她說會去工廠做會不會比較好一點，因為這裡有做才有錢時間又長，其實很多賽夏族的人不是不會織，都是要為了生活沒辦法這樣；我是靠風老師吃飯我才有辦法。

訪談者：妳自己的小孩有傳到嗎？

受訪者：我有教我媳婦；她說：『媽，這不是我們要學的，那麼辛苦又沒薪水還要自己背去展示販售』，那我也沒辦法啦；以前我的動作是很快，晚上

都會做，賣了也很多白天人家來買晚上我就做，可是只賺錢沒辦法存也很辛苦。

訪談者：妳這幾年的成就，在我看來也許幾年後也不會有人超過妳。

受訪者：會有啦；其實賽夏族人都很會串珠只是都不做，像這邊的鄰居她用串珠做的臀鈴很漂亮，有人要他們就會賣掉，都做得很好看；我問說妳還有沒有這些東西，現在也都沒有啦，所以不是不會，只是不做而已，也許是錢的問題，為了生活而且從事這行也沒有甚麼利益；妳做得很漂亮給人家看到拿去仿造，我們自己也會怕，像我創作這麼辛苦人家仿造也沒辦法打官司。

訪談者：著作權的問題。

受訪者：對阿；像我做雷女圖騰的頭飾也被模仿，而且人家賣得更好，所以要怎麼申請著作權，我也不懂，仿冒賣的還更好。

訪談者：好；徐女士很感謝妳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謝謝妳！

受訪者：謝謝。